



黑

名典

杨世招 商顺荣 / 译

[俄] 亚历山德拉·  
玛丽尼娜 / 著

河南文艺出版社

659752

玛丽尼娜侦探小说系列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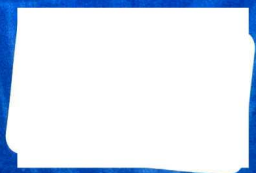
47.275  
MLN  
9



# 黑名单

[俄] 亚历山德拉·玛丽尼娜 著  
杨世招 商顺荣 译

I512.45



河南文艺出版社

##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黑名单/[俄]玛丽尼娜著;杨世招,商顺荣译.—郑州:河南文艺出版社,2001.9

(玛丽尼娜侦探小说系列)

ISBN 7-80623-286-9

I. 黑… II. ①玛… ②杨… ③商… III. 侦探小说—俄罗斯—现代 IV. I512.4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1)第 047106 号

图字 16-2001-020

原文名称:Черный список

本书根据 ЗАО «Издательство «ЭКСМО», 1999 年版译出

本书中文专有出版权通过中华版权代理总公司获得

河南文艺出版社出版发行

安阳市印刷厂印刷

新华书店经销

开本 890×1240 毫米 1/32 印张 8

字数 200000 印数 1—4000

2001 年 9 月第 1 版 2001 年 9 月第 1 次印刷

定价 10.80 元

如发现印装质量问题,请与印刷厂联系。

# 致中国读者

中国正在翻译我的书,我那些可爱的主人公们现在要讲汉语了,这令我十分高兴和惬意。我特别希望你们阅读时不但关注俄罗斯产生犯罪的情况和原因,而且关注我们国家里今天人们生活状况如何,他们在思考什么,梦想什么,希望什么,担心什么。我的书是写爱情、嫉妒、仇恨、报复的,是写友谊与背弃、荣誉与耻辱的,也就是写每个人都容易理解和感到亲切的事物,而与其所在的国度和使用的语言无关。

我愿意相信,你们阅读我的书会得到哪怕是少许的快乐。对你们能阅读我的书,我先致谢意。祝你们成功,安康,幸福!

谨致敬意与爱忱。

亚历山大·索尔仁尼琴

# 第一章

我是一个幸运儿。这大概是因为我们两个人——我和我的守护神——总是形影不离的缘故。我的守护神是个小天使，他背上长着双翅，怀里抱着一个玻璃筒，筒里装满了小纸卷，纸卷上写着“走运”或者“倒霉”。不论是他还是我，都不知道玻璃筒里究竟有多少幸运卷和倒霉卷。每一次当他打开盖，把自己胖胖的手指伸进筒里，抠出一个纸卷来的时候，我都会惴惴不安：是否所有的幸运卷都用完了，这一次可别该开始倒霉了吧？这种担心一次比一次强烈，因为迄今为止，我得到的“幸运”卷总的来看是比较多些，论理，它们早就应该用完了。上帝可以作证，迄今为止，我没有什么可以抱怨的。就说我与丽塔离婚之后，我开始与两三个女人同时玩爱情游戏这件事吧，她们竟一次都没有在我家门前“撞过车”。说老实话，她们前来与我幽会，有时相互之间的“间隙”真是微乎其微，也就相差不过四五分钟。但终究还是有这么点间隔。正如人们说的，真是前脚跟后脚，看着看着就要撞车打破醋坛子，但在最后一刻竟然错开了。

我这一趟旅游也是从一开始就十分走运。飞机按时起飞，我在机舱中的位置是在允许抽烟的后面几排，整个旅途上邻座都在睡觉，没有人与我喋喋不休地一路说个不停。而且我的小女儿莉丽娅也没淘气，其实，这一点也十分普通，算不上走运或不走运，因为莉丽娅是个有独立个性的孩子，非常文静。当她出生的时候，我和丽塔都还很年轻，爱玩，我们不仅想仕途飞黄腾达，而且还想到亲朋好友家做客或者参加娱乐活动什么的，而我

们又没有照看莉丽娅的老人。当然,亲缘上的奶奶或者姥姥是有的,但她们相对也比较年轻,也处于坐不住的年龄,对她们来说,工作和与人交往,比起坐在家里哄小孩来更有意思一些。所以我们的女儿在3岁时就学会了读书,5岁时我们就放心地把她锁在家里,让她与什么埃里呀、托托什卡呀、铁腕德罗沃谢科夫和胆小的利沃夫呀等为伍。只须将她放在被窝里,给她一些小书,旁边放一个装满水果的大盘子和一瓶糖水就行了。或许,如果我们多一些时间呆在家里,莉丽娅就会长得与一般孩子一样任性了,但是她的性格,正是在我与丽塔经常不在家的条件下形成的。科尔涅伊·楚科夫斯基<sup>①</sup> 是怎么说的来着?“我不对你哭,我只对西玛阿姨哭。”反正是谁也听不见,她又能去向谁撒娇呢?但在这里面,除了许多小小的好处之外,还有一个大大的缺陷,那就是:莉丽娅很内向。这不是因为她有什么要隐瞒的,而是因为,她不习惯于与别人交流。我和丽塔笨拙而轻率的手培育出的这一内向性格的苦果,以后会让我充分品尝的。

现在莉丽娅已经8岁了,她利用我们完全的放任不管,反复阅读了家里所有的莫泊桑的书,并且开始悄悄地阅读巴尔扎克。通过阅读,对男女相互关系的概念有了初步的了解之后,她对父母的离异形成了自己的看法,她认为我和丽塔的分居,除了分开住之外,与以前也没有什么不同。当然,我们之间的关系仍然是正常的,没有表现出丝毫的敌意。然而,人们分开过是为了舒服还是其他原因,实质到底是怎么回事,恐怕她就知道了。考虑到我前妻工作的性质,我们的女儿看见我们在一起的时间仍然与以前一样:每周两个小时。

丽塔一辈子都在从事电影工作。不,她可不是演员,根本不是,她只是一个电影批评家而已,并且还是一个语言尖酸刻薄的批评家,正因为如此,她的敌人甚至比朋友还多。奇怪的是,她对此一点都不感到苦恼,相反,这一点还成了她对炫耀的优雅

---

<sup>①</sup> 科尔涅伊·伊万诺维奇·楚科夫斯基(1882—1969),苏联儿童文学作家。

外衣,使她左右逢源。当有人对她说几句恭维话或者表示好感的时候,她就慵懒地说:

“亲爱的,您真是个怪人。人们可是都不喜欢我。我的敌人真是太多了!”

总之,由于我的前妻有幽默感,所以她一切正常。

两天之前,丽塔突然去了一个旅游城市筹备又一届电影节。根据她的宏伟设想,我应该带着莉丽娅前往那里住到一个私人住宅区,而丽塔则经常去拜访、监督我们并带去水果。我对这一构想一点都不喜欢,我本来完全可以带着女儿自己去度假,用不着受丽塔令人厌烦的监督,但是她却寸步不让。

“孩子与父母一起在南方呆一段时间,她一定会很欢喜。”她这么说。而我呢,说实在的,也提不出反对的理由。

我在一对讨人喜欢的退休夫妇家里租了间房子,然后整天与莉丽娅一起泡在海滨浴场。奇怪的是,每次丽塔出现之前,我们的女儿总是能够感觉到她的到来,而且我从来也不认为我的视力有问题。

“妈妈马上快来了。”她若有所思地拖长声音说,一点不理睬我怀疑的笑容。

确实,过不了5分钟,丽塔就会出现在海滨浴场,并且总是穿着自己那条“碎布”裙。你知道吗,这是一种时髦的裙子,裙子上开的衩比用的布料还多。“碎布”一词是莉丽娅想出来的,我甚至都感到奇怪,她对俄语的领悟能力怎么这么强。不,不管你怎么说吧,我这孩子确实棒极了。

丽塔穿过挤满裸露身子的浴场,从“碎布”裙上开的众多衩缝中炫耀着自己令人惊羡的美腿,看起来,她甚至比穿着游泳衣晒太阳的女士们暴露得还要多。躺在沙滩上的男人们眼睛在她的大腿上扫来扫去,大饱眼福,却对她的脸视而不见。确实,过去的沧桑都刻在她脸上呢:32岁,分毫不差。她看起来比实际年龄一天都不显得年轻,但是,看来她对此一点都不感到担心,因为不管多大年龄的男人,都对她令人惊叹的美腿以及整个身

材“欢喜有加”。

她向我们走过来，将莉丽娅从头到脚吻了个遍，继而用嘴唇漫不经心地在我脸上碰了一下，然后开始从一个大的白色塑料袋中往外掏杏子、桃子、李子和葡萄。

“香肠呢？”莉丽娅怯生生地问道，我与丽塔将她一人独自留在家里的那些漫长的晚上，她已经吃够了这些水果，所以现在对它们，以及对所有的甜食她连看都不愿看。

从丽塔嘴里立即迸发出一大篇训人的宏篇大论，什么南方水果的益处啦，什么正在成长的肌体需要维生素啦，等等。莉丽娅装出一副注意听的样子，驯顺地叹口气，并偷偷地时不时看看我，而我也装出一副样子，似乎我对前妻令人振奋的说教表示同意，她讲一段我就点点头。同时向女儿挤挤眼，意思说，我保证晚上给她买她梦寐以求的生熏香肠。

不知为什么，丽塔到海滨浴场来看我们时，从不带游泳衣。大概她宁愿选择在游泳池游泳吧，因为游泳池旁的餐桌上总是摆着香槟酒和各种小吃：今年电影节的组织者不再对出席者那么吝啬。她坐到我们那条很大的浴巾上，此时她穿在身上的“碎布”似乎根本就不存在了，她仔细修过脚的修长双腿于是完全彻底地展现在愿意一睹尤物的人们面前。她开始急急忙忙地抱怨各个奖项竞争者之间的阴谋诡计、旅馆房间的闷热，总之，整个电影节的组织十分差劲儿。这一场“我在跟爸爸谈工作”的戏算计得恰好进行了14分钟，这场戏演完之后，玛加丽塔·梅津采娃，而以前是随丈夫我姓斯塔索娃，又重复了一遍亲吻女儿的仪式，向我们挥挥手，就庄严地离开了。她每天两次光顾我们——上午一次，晚上在我们快离开浴场时再来一次。

今天上午开始时一切都和平时一样。莉丽娅沉思地看着在波浪中颠簸的浮标，说道：

“妈妈马上就来了。”

但故事与以前的相似之处到此似乎就结束了。8岁的孩子说完传统的这句话后，丽塔的出现比我预计的快得多。由此可

以得出一个结论：她几乎是跑着来的。她的模样，坦率地说吧，不是非常好，看着她从密密麻麻躺着的身体中穿过，向我们这儿插过来的时候，我开始怀疑，我对她的出生年月是否记错了。昨天她才 32 岁，而今天差不多已快到 40 岁了。

亲吻女儿的仪式被省略掉了，不知为什么，也没从白色塑料袋里往外掏水果。丽塔借着跑的冲力一屁股坐到浴巾上，立即向我抬起疲惫不堪的脸来。

“啊，弗拉季克，太可怕了……奥莉加被人杀死了。”

我惊得目瞪口呆，甚至一下子都没明白过来，她说的是哪个奥莉加。

“奥莉加？”

“是啊。奥莉加·多连科。”

“怎么杀死的？”我很愚蠢地问道。

“用刀砍死的。”

“谁砍死的？”

这个问题简直跟上一个问题一样愚蠢。既不聪明，也不独到。

“我怎么知道？我被拘留在警察局里整整一夜。”

“为什么？这里有你什么事儿？”

“哎呀，弗拉季克，不是大家都知道，你和她曾经发生过恋情嘛，所以他们认为，是我杀死了她……因为吃醋的缘故。”

“什么恋情？你胡说八道什么？”我生气了，但马上就记起了，我们旁边坐着莉丽娅，当着她应该有个好脸色并尽可能注意言词。

“你是知道的，我跟奥莉加什么事也没曾有过，”我继续说道，但已经比较平静了，“我已经跟你解释过千百回了。”

“是啊，当然。所以我跟警察局讲，这很可能是伊戈尔干的。”

“什么——伊戈尔？”

“是伊戈尔杀的她。”

“啊，天哪！你还嫌不够乱哪！”

“怎么啦？他是她的情夫，这是你亲口跟我讲的。”

这是一个自食恶果、陷入自己编造谎话罗网的典型例子。我从来没与奥莉加有过什么恋情，甚至跟她连轻微的调情都没有。但是，电影导演伊戈尔·利特瓦克也任何时候都没成为过她的情夫。这是我和奥莉加专门为欺骗丽塔编的谎话，因为她毫无根据的猜疑已经开始越过任何理智的界限。

奥莉加和丽塔早先是一对好朋友，所以我们常常在一起聚会，并相互到对方家里做客，这是十分自然的。丽塔所有的好朋友中，奥莉加最为讨我喜欢，她是一个非常美丽而且一点都不笨的女人，一个真正有天赋的演员，但她的私生活却是灾难性地糟糕。有这么一些女人，男人对她们总是敬而远之。这是如何造成的，她们有些什么特点，谁也说不清楚。她们既聪明又漂亮（奥莉加·多连科就是个典型的美人胚子），而且是很好的家庭主妇，但男人们却总是觉得她们身上有什么不尽如人意的地方。也许是韵味不够？我不知道丽塔感觉到了什么，总之，她开始平白无故地发神经，并且非常明显地暗示我与奥莉加太过亲密的关系。我倒是能忍受，但灾难在于，她又开始去折腾奥莉加。正如我已经说过的，我的这个“贤内助”的语言是足够尖刻的，所以她的朋友先是不理解，后来就真正生气了。越到后来——情况越糟。丽塔一副受委屈的样子，逢人就说，她的丈夫跟一个正在上升的电影明星奥莉加调情。吃醋变成了胡搅蛮缠，丽塔失去了理智，甚至几次想对我进行跟踪。有一次她这么做的时候造成了严重后果。当时我们正对一个制造毒品的地下实验室进行布控，丽塔的出现破坏了好不容易组织的这次战役。巨大的努力化成了泡影。我在工作上遇到了严重的麻烦，我于是明白，要治好她的顽疾需要想出一剂治本的药剂。于是我和奥莉加商量，决定对丽塔编出一个她和伊戈尔的秘密恋爱故事。这个情况正好可以说明，最难以置信的谎言反而容易被当成真理。

事情是这样的：伊戈尔在电影界是个奇人，他绝对忠于自己

的家庭，模范丈夫的声名远播，他把自己的4个孩子和不怎么漂亮的肥胖妻子奉若神明。他在电影界工作的20年中，即使是类似与人调情的情况，也没有过。我们也正是以此作为理由，来说明奥莉加与伊戈尔的恋情任何人都不知道的原因：这是要绝对严守秘密的，因为伊戈尔的妻子是第比利斯人，受的是严守规则的正统教育，只要发现任何微小的情况，她就会立即携带孩子离家出走回格鲁吉亚，她在那里有许多亲戚。而与孩子分开对伊戈尔则是个悲剧，所以伊戈尔对自己的第一次恋爱（当然指的是婚外恋）保守得极为严密，绝对不敢让旁人知道。

“奥莉加为什么没对我讲过呢？”丽塔不大相信。

“因为她跟任何人都没有讲过。任何人，明白吗？对任何一个活人都没讲过。因为伊戈尔不让她讲。”我煞有介事地撒谎说。

“但她却对你讲了。”妻子固执地说。

“她对我也没讲。我只是偶然得知的。她住的那栋楼里发生了罪案，片儿警挨家挨户寻找证人，而伊戈尔此时正在奥莉加家中。于是事情才穿帮了。”

这时，丽塔才相信了我们编造的弥天大谎，并马上平静了下来，再也没有折腾过奥莉加。应该承认，她确实很诚实，没对任何人饶舌。只是现在，我们这个善意的玩笑将使无辜的伊戈尔面临巨大麻烦的危险。

“伊戈尔也参加了电影节吗？”我小心地问。

“当然了。他是评委会主席。而奥莉加是最佳女主角的人选。我毫不怀疑，她一定会获奖的。”

“她是一个很好的演员。”我一面随声附和道，一面心慌意乱地盘算着，该怎么办才好。

“这与演技好坏毫无关系，”丽塔一副不屑的样子，“既然伊戈尔是评委会主席，还会不给她争取这个奖项吗？”

不，丽塔真是无可救药。即使是对死去的女友，她也不能不尖酸刻薄。有时候——当我看着丽塔，看着她那一双美腿的时

候,我会想,我跟她离婚是不是做错了?但是,每当出现眼前的情况时,我就明白了,我没做错。丽塔与她那永恒的凶狠和神经质是我的大忌,就像酸渍辣椒对于胃溃疡病人一样。

又谈了15分钟之后,我得知,昨天在放映了奥莉加主演的那部电影后,举行了记者招待会,奥莉加也参加了。随后在旅馆的餐厅里举行了大规模的酒会,这时谁都不可能注意到谁,大家都在走动,信步而行,有的人上楼到自己房间或到别人的房间,有的人则从楼上回来,有的人在有补充照明和有香槟酒的游泳池游泳,有的人在旅馆周围茂密的热带灌木丛中做爱,虽然匆匆忙忙,因而却显得更加刺激。奥莉加与女演员柳霞住同一个房间。当柳霞夜里3点钟左右回房间休息的时候,才发现躺在地板上血泊中的奥莉加。

保卫部的小伙子们赶来了,还叫来了警察,人们七嘴八舌(喝得酩酊大醉的人免不了胡说八道),说什么丽塔早就为奥莉加吃丈夫的醋——尽管现在已是前夫,而她的丈夫也赶到这里来参加电影节了。以前他可从来没有这么做过,他不是为讨奥莉加的欢心是为了什么?尽管他们结婚多年,但他从来没跟着妻子参加过一次电影节,而离婚之后,你们看,他却来了。丽塔怎么会受得了这个!

当地警察有充分理由断定,丽塔确实很难咽下这口气。也就是说,难以忍受到如此地步,以至于在某个时刻没能控制住自己,把这个拆散家庭的第三者给杀了。于是丽塔就被要求“过关”,开始受到刨根问底的讯问,看她有没有杀死自己女友的可能性。遗憾的是,他们没能弄清任何东西,因为大家都喝得酩酊大醉,什么东西都记不清了。玛格丽塔在夜里23点至3点在什么地方?她到哪里去过?她在什么地方与谁见过面?她有没有去过多连科房间所在的第16层楼?她有没有看起来很压抑的样子或者相反很亢奋的样子?很愤怒的样子?很受刺激的样子?她是不是喝了很多酒?等等,等等……这些问题都没有搞清,只好把丽塔释放了,自然,要求她不得离开本城市。在告别

的时候，丽塔扔给办案人员一根骨头——讲了关于伊戈尔的事。

于是我明白了，应该设法帮助可怜的伊戈尔。我感觉到自己对他所犯下的罪过，无论如何我也不希望，我为了平息前妻愚蠢的吃醋而编出来的故事将使他受累。

市内务局看起来像是不久前才整修过的，所以显得很新，就像是刚洗浴过的婴儿。我将莉丽娅留在长凳上，让她与一本关于穆米·特罗利<sup>①</sup>的书做伴，并且给了她5000卢布的纸币，以便她想吃冰激凌或者想喝水的时候用。不过，我毫不怀疑，等我一在门厅中消失，她就会马上跑到我在不远处发现的那个书亭去，买一本芭芭拉·卡特琳的“女人”小说。我怎么也搞不明白，她能在这些小书里明白些什么东西，我怀疑，她能搞得懂的东西恐怕很少很少，但她读起来却津津有味。

内务局大楼里既暗且静。哨兵瞄了一眼我的证件，默默地点了点头，表示容许我通过。值班室看起来十分普通，但是仔细观察了一下之后我才发现，这里的电器千把美元是买不来的，我于是十分嫉妒，这个城市竟愿意往护法系统投入这么多钱。值班员，一个胖胖的满脸是汗的少校，很长时间装出一副没看见我的样子，我于是也长时间装出一副耐心等待的样子。

少校第一个沉不住气了。

“我在等您说话呢，公民。您有什么事？”

我把自己的证件递给他。

“我想找负责女演员奥莉加谋杀案的办案人员。您能帮忙吗？”

少校默不作声地把红色小本还给我，并开始一个劲儿地往什么地方按铃。

“第12号办公室，”按了几次铃以后，他终于说道，“从楼梯上二层楼，往右。”

<sup>①</sup> 特罗利是斯塔的纳维亚民间传说中的超自然生物(往往是巨人)，通常与人为敌。穆米是一个特罗利的名字。

在门牌标着 12 号的办公室里见到的情况使我大惑不解。这里无论如何也不会有我要找的办案人员。这是一间典型的首长办公室，豪华气派，摆满了贵重家具。坐在写字台后面的人也像首长，50 开外年纪，一双严厉的眼睛，笨重的身躯。

“我是莫斯科内务总局刑事侦查处的弗拉季斯拉夫·斯塔索夫中校。”我自我介绍说，努力克服自己的困惑。

“我没接到电话说您要来。”办公室的主人眼睛盯着旁边什么地方，对我说。

我感到惶恐不安，我不知道他是谁，怎么称呼他，总之，什么地方发生了一点误解。我看到他的制服上戴着上校肩章，由此判断，他可能是局长或者是局长的一个副手。不过，办公室的门通向走廊，而不是通向接待室的，由此可以想像，这不是局长，我不过是到了一个副局长办公室。

“值班员说，我应该到 12 号办公室。”

“对。不过莫斯科没打电话通知您来的事。您有何贵干？”

我这才恍然大悟，可能值班员把我当成从莫斯科来办奥莉加谋杀案的侦查员了。因此他就把我支来见领导。而领导呢，则对任何侦查员要来的事一无所知。

“上校同志，我想见一见具体承办奥莉加·多连科谋杀案的工作人员。”

“为什么？是谁授权的？”

这个问题我可不喜欢。这摆明着是说，这算什么？是四处传扬的警察兄弟情谊呢，还是书籍和电影中讴歌颂扬的协作精神、友情帮助和及时支援呢？上校摆出这么一副架势，似乎他对谋杀女演员的事实本身不屑一顾，他最关心的问题，是不让莫斯科特务及其肮脏的腐蚀分解作用浸透到本市光荣的警察队伍中来。

“任何人也没授权给我。但我可能对案件侦破有用。我十分熟悉受害人。”

“是谁派您来的？”

“任何人也没派我来。我正在贵市休假,得知谋杀案后就来了。”

“你从哪里得知有谋杀案的?”

这一切越来越像是一场审讯。似乎我是妄图用欺骗手段插手侦破过程,以攫取自己肮脏的私利。

“是我的妻子告诉我的,她在电影节工作。”

我没敢说是前妻,因为那样就还得向他解释关于莉丽娅的事,以及关于丽塔打算进行的教育女儿的基本练习。

“妻子姓什么?”

“梅津采娃。玛加丽塔·梅津采娃。”

“而您姓斯塔索夫?真有意思。”

我突然明白,我正成“立正姿势”笔直站在他的面前呢。看来,他的不友善已经对我产生了魔力般的影响。

“如果您掌握奥莉加·多连科谋杀案什么线索的话,您可以向我反映。”上校冷冷地说,一副居高临下的架势,“我可不赞成把无关人员揽到工作上来,这常常只能造成干扰并造成额外的困难。”

“但我是专业人员,可不是无关的人。”我试图反驳。

“我从您刚才谈的话里明白,您可以成为潜在的证人,在这个意义上,您无疑是个无关的人。我们只能把您作为证人利用。我准备听您陈述您所知道的有关奥莉加的一切。”

“如果莫斯科为我给您打电话,您能让我参加工作吗?”

事实上我根本不想让自己参加工作。可能,我是个根深蒂固的个人主义者,任何时候,我都没有必要插手别人的事情并全力帮助他。每个人都应该只拉自己的车,我之所以来这里拜访,完全不是因为希望把自己列入谋杀案的侦破工作,惟一的愿望是想与侦查员按男人的方式谈一谈,向他们解释清楚,伊戈尔与谋杀案一丁点儿关系都没有,因为他与死者的关系是十足的空穴来风,是我们杜撰出来的。这就完了。我的良好愿望不会比这一点往前多走一厘米。但我开始很感兴趣的是,这个坐在豪

华办公室里的上校为什么对我如此不友好，他为什么不想让我参加案件的侦破工作。是因为他病态的自负吗？是因为他不喜欢别人对他发号施令吗？还是因为“莫斯科”一词本身导致了他的愤怒欲狂？

“只有在俄罗斯内务部刑侦总局下达书面命令的情况下，我才允许您参加工作。”他一字一顿地回答，“我只服从他们。首都内务局的领导与我没有任何关系，我们与他们是平级的，他们只能请求我办什么事。”

“那要是他们请求呢？”我也坚持。

“这要看情况而定。通常我对这种请求不予理睬。您的同事只会碍手碍脚地给我们工作制造混乱。如果部里作出了决定，要与莫斯科内务局一起建立专案组的话，那另当别论。等有了决定之后我们再谈。我不再耽误您了，斯塔索夫先生。”

就这样，我从首长办公室被请了出来，而且还不那么客气。但我不是那么容易生气的人，准确点说，生气归生气，但我已经习惯了并且学会了对此不予理会。所以我没有伤心到哭鼻子，而只是把愤恨埋在了心里。我上了三楼，那里一切都简单得多：地板上没有长条粗毛地毯，墙壁也没像二楼一样用木板包起来，而是刷的油漆，门也没包人造革。我仔细倾听门后传来的说话声，选择了一个房间，从噪声来判断，这里人一定不少。

“请原谅，”我装出一副笨头笨脑的样子，怯生生地说，“我因为女演员奥莉加·多连科的案子被叫到这里来，但我忘了去哪一个房间了。”

“去30号房间。”马上就有人回答我，于是，我悄悄退了出来。

30号房间旁边排了一队人，我心里盘算，如果这房子里坐的是调查夜间杀人案的人的话，那么所有这些坐在外面的人就都是被叫来说清楚的人。在这里排队呢，就意味着我见到工作人员时不早于天黑。向这些排队的人解释，告诉他们，说我是警察的“自己人”和“我有要事”呢，我又不想。当然也可以不向任

何人解释,径直走进房间,但那就有可能碰上“主权捍卫者”的现实危险,就像我刚才在12号房间与之打交道的那个人一样。在审问中间闯入别人的办公室,要求别人对自己注意——那就有可能在5秒钟之内从自己的警察局“娘家”被赶出来。被赶出来倒没有什么值得遗憾的,但对伊戈尔·利特瓦克所负的义务一直像块石头一样压在我心上,所以我无论如何要完成自己的使命。

“下一个是谁?”我用一种大咧咧的自信口吻问道。

“我。”一个穿青绿色萨拉凡<sup>①</sup>的年轻姑娘应道,可以看见她乳白色胸脯上的大颗雀斑。

“我写一个条儿,请您交给里面的工作人员。”

我从装着游泳用品的袋中掏出钢笔和记事本,撕下一张纸来画了几笔:“莫斯科刑侦局,斯塔索夫,急。”

大约十来分钟后,从办公室出来一个人,看到他我全身都僵硬了。这正是伊戈尔,他的脸抽搐得完全认不出来了。我来得又正是时候,就是说,如果现在就直接把我请进这神圣的30号办公室的话,我一切还来得及解释清楚,那么侦查员就不会向其他人提及他的问题,否则人们就会得出一个确定的结论,似乎电影节评审委员会主席真与被害的女演员发生过爱情。

姑娘进门去了,几乎立即就出来了。

“您请进吧。”她从牙缝里含糊不清地挤出几个字。

我理解她的感受。可能她从一大早就候在这儿了,而现在已是中午。而这里又冒出一个鸟人来加塞儿……

房间里很热,烟雾腾腾的,似乎房间里有整个一连连的士兵在抽烟,虽然在桌子后面我只看到一个讨人喜欢的小伙儿。他满脸疲惫不堪的样子,两眼透着饥饿,但头发不知为什么相当平整,似乎刚刚梳过似的。也许他看了纸条后,确实很快地整理了一下自己的形象。要真是这样,那我就走运了:看来小伙子还保有对莫斯科刑事侦查局的某种敬意。

<sup>①</sup> 萨拉凡是一种无袖长衣。